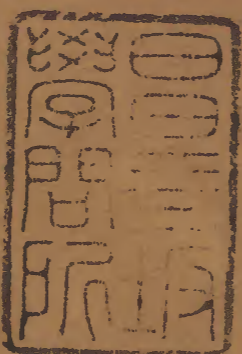


周濂溪集

十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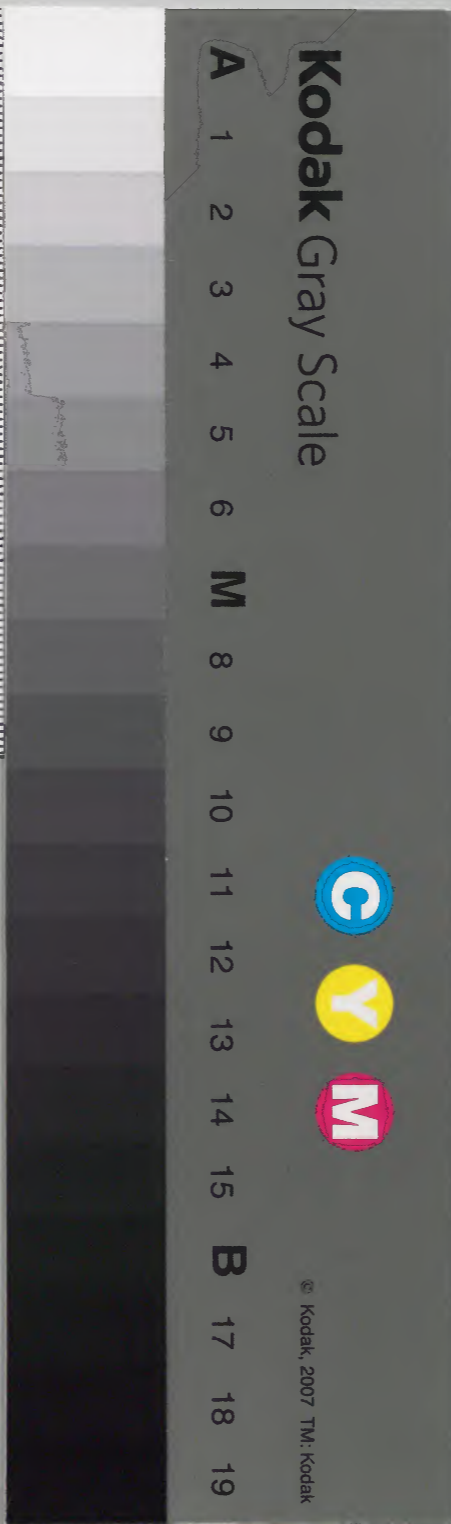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三	九
一	四	二	冊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三	九
一	四	二	冊

理學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67)		
函號	299	47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輯

受業諸子叅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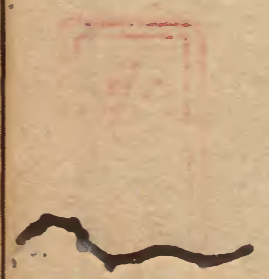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附錄諸記

韶州先生祠記

朱熹

秦漢以來士不知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慾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



疑之下。春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摹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而不得肆。異端自是而不得騁。蓋自孟子既沒。而歷選諸儒。授受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汎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志足以行矣。而以病去。

乾道庚申。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情弗供。乃增謀廣而作新之。明年。卽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取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登而進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慤。少浮華。可與進夫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前賢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啟迪於其後。雖有名世。

大賢來官其地。亦未聞有能摠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旣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序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則是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於某者。因不復辭。而輒爲論著。先生倡明道學之功。以示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年月日記。

廣東憲司先生祠記

張 栻

淳熙二年冬。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詹君儀之。以書抵栻曰。儀之幸得備使事。念無以稱上德意。始至披攷故籍。

熙寧中。濂溪先生實嘗爲此官。今壁之題名具存。儀之雖不敏。敢不知所師慕。且念宜有像設。以詔後世。庶幾來者感動焉。廼度地於治所曲江郡城之內。唐相張公故祠之東。爲屋三楹。以奉祀事。且崇其門垣。大書揭之。嚴其扁鐫。以時啟閉。十有一月告成。願請記。栻讀其書。喟然嘆曰。詹君下車。首爲是舉。可謂知所先務矣。其意豈不遠哉。則不敢辭。而爲之書。按廳壁記所書。先生以熙寧四年正月九日抵官下。是年八月朔旦。移知南康軍。在官僅踰半載耳。攷其行事。其見於先生之墓誌者曰。自廣東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不憚瘴毒。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皆緩視徐

周漢溪集 卷之十一
按。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未及盡其所爲。而已告病求守南
康以歸。而著作郎黃公庭堅作濂溪詞。亦稱先生爲使者。
進退官吏得罪者。人自以爲不冤。以是二者觀之。亦可以
想見當時施設之大槩矣。雖然。凡先生之所設施。皆其學
之所推。非苟然也。拭嘗攷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
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化之所行。
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
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內克。闡然
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
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

暇。然則卽其所嘗臨之地。而繪像立祠。以昭示來世。豈非
有志於名教者。所宜汲汲者乎。使後之人。睹先生粹然之
容。而攷法其行事。因先生詳刑之心。而究極其淵源。則是
祠之建。其爲益固不可勝言者矣。抑嘗聞先生之論刑
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
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存。明達者。知之所行。而
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詹君之立祠。
爲詳刑者設也。故拭復以此繫於終焉。詹公嚴陵人。嘗爲
御史臺主簿云。十有二月丁酉記。

廣東憲臺先生祠記

鄒補之

淳熙十六年夏四月。新天子以宗丞公安陸政成。出制書。俾廉問廣南東路刑獄。既下車。周覽都廳壁記。熙寧中。濂溪周先生嘗庇是職。摩挲太息曰。惟予不敏。幸以使事繼先生於百二十年之後。倘遺跡有紀也。則固不足法歟。又三日。以令謁告祠廟之在祀典者。之學謁先聖殿。顧廊廡間有先生祠。而曲江丞相祠側又祠焉。豐碑鼎峙。皆當世名公聞人所爲。濃墨深刻。亦既知所向慕矣。顧今臺治。實先生弭節之所。出則以號令生殺。十有四州之民命。入則存誠育德。以壽千歲之道統。凡一堂一室。一階一闕。皆先生所經行處。迺獨無以自表。任是責者。將誰諉哉。咨爾帑

吏毋靳費。咨爾匠吏毋諱勞。其卽臺治西偏。故會稽樓下。大堂三間。端正面。執染飾楹桷。瓦甃之罅漏者。補綻之。屋壁之漫漶不鮮潔者。加聖之。又爲龕座其側。以嚴像設。以時俎豆。雜植竹木。後前相爲映蔽。既畢工。議榜其所爲宜。公曰。莫宜於濂溪之堂。更命其屬。鄒補之記其槩。補之自惟末學。諉聞望道而未之見焉。足以發明先生之精微。而懼辱公命。雖然。竊攷先生設施之緒。藐不可得。而世獨傳其書。今之所謂通書者。大都五六千言。首之以太極。以立天地混沌之根。播於五行四時之運。蘊於性命道德之奧。達於禮樂刑政之用。元元本本。始終條理。合於孔子之一

貫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仁義。有秦漢而下諸儒見識之所不到。而先生乃於春陵之墟。濂溪之濱。獨得其蘊奧。是濂溪者。先生之洙泗也。其後傳其學者。爲二程伯仲。波之所及。益遠。噫。先生之學之書。豈無用之虛談哉。其達於禮樂刑政之用。皆其設施也。惜其身不得立於朝廷之上。握化樞。運鈞軸。與天下相安於太極和氣。益益中。沈寃澤物之功。獨見於刑辟之末。先生嘗爲南安士掾。以獄事爭上官不爲屈。其爲提點刑獄。不以日指氣使殺人於死次矣。若先生殆可敬而仰者耶。故嘗謂揭高陽之里。不若濂溪之名。爲道學之粹。榜鄭公之鄉。不若濂溪之堂。

知向道之方。名白公之渠。彼功利之微。曾何足書。寶甘棠之芟。惟濂溪名。與之不沒。先生之名氏可知之。茲故弗著。宗丞公姓陸氏。名世良。字君晉。麻陽人。官今爲朝奉大夫。所至以勸學崇化爲政之本。於先生每知所宗仰云。

廣東憲司重創先生祠記

蔡抗

昔先師朱文公作濂溪周夫子祠堂記曰。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曠。而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大哉言乎。所以闡夫子精微之旨。揭萬世義理之準也。蓋夫子之學。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上下與天地同流。此豈淺近者所能窺。而其見

周游溪集 卷之二 五言
之行事。則謹刑一節。尤爲深切著明。夫明刑以弼五教。制政以教。祇德。自古聖人。輕重毫髮。必致其謹。諸是固陽舒。陰慘。仁柔。義剛。以輔教化之不及。而好生之心。流行不息。同胞同體。視之如傷。於以全人性之天。則於無極太極之本體。亦豈有間哉。夫子辨分寧不決之獄。爭南安非辜之囚。所至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至於詳刑廣東。則仁流日遠矣。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此夫子之秋肅。夫子之春生也。深溪萬仞。民死於石。爲之減硯而著令。黃茆張空。民死於瘴。爲之緩轡而徐行。鄉人候吏。惟恐奔走馬蹄。旗脚之或後。而黠胥惡少。則

凜凜然如快刀健斧之將加。仁之克廣。形著如是。夫淳熙間。繡使陸公世良。因民之德公也。祠於丹荔堂之側。有年矣。近憲司楊君大異。改設於相江書院。今周侯弭節是邦。思甘棠之遺。首訪舊祠。吏以廢告。侯坦然曰。相江之祠。學者之通敬也。而所主者教。司存之祠。官守之常敬也。而所主者刑。刑教雖一。而祠有不同。夫豈可廢哉。亟命汛掃舊宇。而謁至焉。又慮規模湫隘。不足以揭虔妥靈。遂闢地於官治之西。偏以庶幾羹牆之思。且貽書俾抗記之。抗學於朱子者也。酌泉知脉。元公於抗有罔極之恩誼。弗敢辭。竊謂元公之祠。遍天下。而司存一祠。侯獨以爲不可廢者。何

哉。廣南十四州生民之命所繫也。爲部使者且而瞻是祠。退闕未決之獄。必思夫子之以剛得中。以動而明。敢不敬。夕而瞻是祠。退決非辜之囚。必思夫子之中正明達。燭及微曖。敢不敬。朔望瞻是祠。退而心行乎一路之間。必思夫子不憚出入之勤。雖荒崖絕島。而念慮不可不到也。敢不敬。祠在是。則敬在是。敬在是。則十四州之民命在是也。祠可不復其舊歟。此侯之心也。嗚呼。侯之心。非特善一家之學。將以開羣心。有體有用。有微有顯之學也。非特爲曲江之地。將以爲天下立心立命之地也。前乎百八十年之既。往侯既有以續元公之道。後乎千百世之方來。必有以續

侯之心。相與引之於無窮。仁不可勝用矣。侯名梅叟。元公族孫也。學行爲世推重。近歲以御史經筵召不至。改外臺。所學所志。未易量云。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朱熹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於其縣之學。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故吾邑之人也。蓋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旣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記也。其亦爲我言之。熹惟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遊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

依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具以告。且謝不敢。後數月。周侯又與邑之處士李君縉。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十數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遊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爭為祠室。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間乎命祀也。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焉耳。且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與有力焉。今祠亦既成矣。子安得而不為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

終本末之趣。願吾子之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愀然曰。明府之教。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亦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今幸以賢大夫之力。既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

反諸身而力行之乎。已遂書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爲記。以爲學者由是而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生之心不墜於地。而於吾先君子之志。賢大夫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講堂北壁下。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鄉以侑焉。周侯名師清玉山人好學有文。而嘗事於朝矣。其爲此邦寬以撫民禮以待士。而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秋癸丑朱熹記。

靜江府學三先生祠記

張栻

淳熙二年。靜江守臣張栻。卽學宮明倫堂之旁。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東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在西序。

繪像旣嚴。以六月壬子。率官寮與學之士。俯伏而告成。退則進而諗之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師道之不立。故也。凡所謂士者。孰不曰以孔子爲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牆。則亦沒世窮年。俵俵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無以相異。獨非幸哉。是則由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今也。而近世學者。誠知信慕者。蓋鮮。間有號爲推尊。則又或竊虛聲以自高。而不

克踐其實。顧反以爲病。是則師道雖在天下。而學者亦莫知其立也。桂之爲州。僻處嶺外。山拔而水清。士之秀美者。夫豈乏人。惟見聞之未廣。而勉勵之無從。故棧之區區。首以立師道爲急。繼自今。瞻三先生之在此祠也。其各起敬。起慕。求其書而讀之。味其言。考其行。講論紬繹。心存而身履。循之以進於孔孟之門。牆將見人才之作興。與濼江爲無窮矣。此棧之所望也。且獨不見濼溪先生之言乎。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嗟乎。棧之所望。又豈特於此邦之士云哉。敢記而刻諸石。後十日。承務郎直秘閣權發遣靜江軍府主管學事廣南西路兵馬都鈐

轄兼主管本路經略安撫司公事賜紫金魚袋張棧記

南康軍新立先生祠記

張棧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爲南康守。越明年三月。至宮。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音者。首以興教善俗者爲務。乃立濼溪周先生祠於學官。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貽其書友人張棧曰。濼溪先生嘗領是邦。祠象之立。視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爲我記其意。棧旣不克辭。則以平日與侯共講者。述之以復焉。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術。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

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覩乎三代之盛。可勝嘆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至於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虛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前聖而流

澤於後世。顧不大矣哉。春秋奉嘗。編於學校。禮則宜之。而况此邦嘗爲先生所領之地。祠象久焉。未設誠缺典也。今朱侯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爲政之本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不在於斯乎。雖然。棧又有說焉。蓋自近歲以來。先生之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寢多。而其間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譚相夸。不踐其實。反以病夫真。若是者。適爲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淳篤懇惻。近思躬履。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爲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牆庶幾乎可以循求而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望於來者之意。

平淳熙六年六月戊子朔

成都府學三先生祠記

魏了翁

開禧三年蜀道既平詔遣刑部侍郎長沙吳公獵諭蜀始至則以崇化善俗爲大務既遂以制置使治成都朔望卽學宮見諸生講授經義退語寮屬曰古之教既爲之建學立師而有道有德者皆得祠於學成都典治爲西南鼓篋學者蓋六十州之士咸在顧倡明絕學以承孔孟如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乃未有像設甚非古人祠有道德者之意會予表兄高崇亦有書請於公且曰三先生之祠徧天下况周子嘗任合陽傳謂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

二程先生則嘗侍太中公遊於廣漢成都最後伊川久居涪錄甚衆今其遺風餘澤猶被諸人春秋奉祀安可獨後則以屬知華陽縣度正郡教授楊寅恭新簡州教授王祖孫度地於漢文翁高石室之西祠焉以建安朱子廣漢張子配而屬了翁爲之記嘗妄論天命不已物生無窮人惟獨得夫陰陽五行之秀以成位乎兩間靜虛動直萬里咸備有仁義禮智之性焉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焉有口鼻耳目四支之用焉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焉是數者析而言之若不齊合而言之其極則一皇王以來生不金世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者率是道也堯以天

下與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夏德既衰，湯告民於亳，首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殷既墜厥命，周誓衆於孟津，首曰：惟人萬物之靈，曰道心。曰衷。曰靈。凡皆三王有天下之初，首明此義。相後各數百歲，如出一口。至於成王言生厚，尹吉甫言秉彝，三代之衰，有劉子言天地之中，孔子言性與天道，子思言誠，孟子言善，不以世之相去有久近，與口授面命不殊，益以見性命之源，清明純粹，可以參天地育萬物，而闢百聖者在此。雖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而是理必不可殄滅也。孟軻氏沒，學者失其傳，務記覽爲詞章者，沈錮於卑陋，旣不足與語此，其虛無寂滅者，自以爲

高明，又不肯事此。是理雖卒不加損，惟大本之不究，則或惑世誣民者，得以潛驅一世，俛俛冥行於無所存主之中。蓋降周秦以迄五代，治少亂多，君不得爲堯舜之君，民不得爲堯舜之民，凡以是焉耳。藝祖造宋，首崇經術，加重儒生，列聖相承，後先一揆，感召之至，七八十年之間，豪傑並出。周先生奮乎千有餘載之下，超然自得，建圖立書，本於易之太極，子思子之誠，以極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賦，而本之以中正仁義，貫顯微該體用。二程先生親得其傳，相與闡發精微。凡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孔子子思孟子，授受之道，至是復皦然大白於天下，使學者皆得以求端用力於

斯焉。嗚呼。元氣之會。而天運人事之相參。乃至如此。荷其盛哉。由是異人輩出。又為之推行究極。至於朱氏張氏。而三先生之蘊。亦幾於發露無餘矣。由三先生而來。雖不克皆顯於時。究極其用。然其嗣往開來。潛輔治理。以建萬世太平之源。則孔孟氏而下。未之有也。淳熙以後。學者浸盛。氣數不無信屈。至慶元學禁已密。正理不競。卒之士習日卑。極於內患外變之相仍。則斯道也。至是益信。夫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決矣。吳公受學於廣漢張氏者。故能尊其所聞。以淑諸人。既祠三先生。又刻其遺書於學。蜀自昔號多士。學於京師者。至比齊魯。繼自今。登斯堂拜遺像。退

而伏讀其書。以索三先生之所以為學者何事。而反求諸已。幸而得之。則弗措焉。其必有興起者矣。顧予至愚極陋。何足以進此。而幸嘗有志。敢述所聞。以告郡教授。使復於吳公。且以自厲云。

簡州州學四先生祠記

魏了翁

昔者虞侯仲易。嘗為我言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堯舜三代之學也。予以其言為然。其後又見侯以是贈言於朋友。勒石於所居官。率縷縷申言之。乃嘉定十三年。復以書抵了翁。曰。剛簡始至郡。會盜薄鄰邑。效死弗敢去。以為民守。荷宗社之靈。幸而濟。因惟道失

民散使赤子顛沛至此爲吏者不汲汲圖所以扶持之故
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爲大顧僕爲此懼凡所以崇化
美俗隨所逮爲既不敢不勉吉月卽校官見諸生又爲揚
推古今闡崇理道庶幾其有興者一日有講授於學官者
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敬爲教者也僕聞之瞿然
曰吁自有乾坤卽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龍
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而坤六二言
敬以直內然則曰中庸曰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
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
不由之者唐虞三代由之而治化休明秦漢以降反之而

民俗澆薄自去聖益遠士非功利之習則虛無之狗非詞
章之尚則記問之矜逮伊洛諸儒先奮乎千載之下倡明
此理則士往往驚怪以是爲一家之學未知堯舜三代之
相傳孔顏曾孟之所事固未嘗外此諸儒先特表而出之
以嗣往開來耳非其實始爲此以自標表且教人以其所
無者也於是士權然相謂曰吾乃今知非伊洛之學而洙
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而天下萬世之學也僕嘗因是又
取周元公程純公正公張明誠中子之象而嗣於學以示
學者趨向之的予其爲我發明四先生之所以嗣往開來
之意而記諸學予撫其書而嘆曰俗流世壞士方憧憧於

人源集 卷之二 二
功利之下者。而侯獨慨然及此。敢曰不可。雖然。不必皆伊洛也。元公奮乎春陵。倡道南服。而二程子實得其傳。張子兄弟。又皆崛起關中。爲四方諸儒倡。於是游楊胡謝諸老。與劉元承王信伯鮑商霖等。盛於東南。蘓子明。呂進伯兄弟。起於西方。尹彥明張思叔朱公掞馬時中。侯師聖。呂原明。劉質夫諸公。起於東北。惟時巴蜀僻在一隅。而氣數之感。亦自有人。元公官巴川。純公正公。侍親入蜀。張少公出宰金堂。蜀之大士。於是數君子。皆未嘗不得從焉。今言河南之學者。指易傳爲成書。而嘗聞諸成都之隱者。其後卒成於涪陵之北巖。蜀人之篤信其說。如范大史大徒高弟。

如樵天授謝持正。皆班班可考。荊州袁道潔。及登河南之門。其遊蜀訪薛翁。亦謂伊洛軼書。多在蜀者。是此書流傳於巴蜀。既有年矣。予爲兒童時。猶及從諸老授伊川易傳。及河南遺書。又見學者多傳寫二先生語錄。特爲其說者。未能無科舉之累。故綴其說以緝文。而未暇得其所言。一爲慶元學禁所沐。則例以伊洛目之。以誠敬訕之。甚者亦一日附和曰。此僞學也。自是以來。往往屏其書而不復省。曾不思四先生之教人。願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大要使人近思。反求精體。熟玩而有以約之於。

已。斯。不。失。其。本。心。焉。耳。奚。其。偽。虞。侯。曰。善。予。言。卽。子。言。也。
子。其。遂。以。爲。記。了。翁。方。爲。四。先。生。請。易。名。於。朝。請。從。事。於。
學。上。可。其。易。名。之。奏。有。司。今。以。周。程。三。先。生。之。命。書。與。其。
貳。付。了。翁。則。於。侯。之。請。寧。敢。以。固。陋。辭。

南劍州學四先生祠記

真德秀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於學。
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德秀爲之記曰。四先生。
之道。高。矣。美。矣。抑。德。秀。之。愚。未。能。窺。其。藩。也。將。何。辭。以。記。
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
傳。在。聖。賢。此。子。思。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

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
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於。孔。氏。率。五。百。歲。而。聖。人。出。
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孟。軻。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
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
聖。賢。也。夫。豈。苟。然。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
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
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
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啟。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
明。道。以。來。迄。於。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已。任。

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爲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尙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楊氏以惡與善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剗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善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爲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迺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凜焉淵冰。後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爲迂闊。已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不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

唐淵溪集 卷之十一
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御。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丁寧。反復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旣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爲然。則願以刻於祠之壁。爲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道州路濂溪書院記

元歐陽元

道州路濂溪書院。是爲子周子專祠。其址在郡城西偏。與學爲鄰。郡學有先聖廟。每歲春秋二仲。上下。郡侯率教授山長。各以其職事生徒。祀先聖於郡學。次丁。則合祀子周子於書院之專祠。每月朔望。歛謁皆然。原其初建。蓋由時制。其獨祠濂溪。亦其事勢適然。故祠事之專。無間言者。歲久。祠宇寢弊。至正壬午。山長張議撤新之。郡侯李某樂助。以相其志。未訖。代去。代者區誠。能繼其事。於是祠宇一新。歲乙酉。番禺侯肯來。爲郡判官。仰瞻新祠。而門廡弗稱。謀諸郡長。復加繕修。適山長戴世榮。又來代區。而郡士蔣

通復亦請出貲。改作應門四楹。兩廡稱是。祠之後。舊爲誠源堂。堂之後。爲故守高峰楊公之祠。左有愛蓮亭。暨清遠樓。右有光風霽月之堂。至是斥故易新。丹雘相映。世榮割已俸。作石臺於應門之南。從廣二丈。衡倍之。又率郡士文某作瞻德亭。亭甃石爲銜。繩直砥平。中外改觀。前此未嘗有也。先是周子有子二人。長子司封郎中壽。次子徽猷閣待制燾。燾之後。遷居江州。燾之後。居道州。吳侯求得其八世孫善溥。薦之當道。請援顏孟例。世以其後人之賢者爲書院山長。以奉專祀。憲府是其議。移有司達之行省焉。明年丙戌冬。吳侯以遭事至州。偕世燾奉事狀謁予。歐陽立

請記以文。立惟周子祠事。若春陵。若九江。豫章。邵陽。皆有碑刻。作者多名。世大儒。立於是。叙勞績。紀歲月。斯可矣。然而抽繹父師之言。亦有可贅一辭者。不敢以勸說辭也。昔者子貢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言性與天道。莫著於易。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皆言性與天道者也。特門人可以與於斯者。鮮有人焉。子貢晚年始獲有聞。故有嘆美之言。及孔子沒。知此者。惟子思孟子而已。兩漢以下。諸儒見其彷彿焉。子周子生平。千有餘載之下。得孔孟之緒言。著太極圖通書。泄造化之機。發

聖賢之秘。如指諸掌。故孔孟之後。首言性與天道者。周子一人焉。世儒或疑周程授受不及圖書。殊不考程子之言。有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謂斯言非本於太極圖說通書可乎。孟子言天地之性。程子兼言氣質之性。然後荀楊韓子之說俱廢。氣質之論。原於周子。昭然而無疑者也。自太極圖說通書行世。世之爲儒。苟知濂洛之書者。無不獲聞性與天道之言焉。假令千貢復出。當嘆令之學者得聞斯言爲幸。而諸儒猶有橫議於當時。

者果二書之爲異歟。抑立論者之好異歟。皇元定宋九儒從祀。周子居其首。尋又有制。進汝南伯爲道國公。蓋乾淳以來。新安朱子最先尊信其書。聖朝重朱子之學。以程式天下之士。則周子之書益表章於世。宜哉。雖然。國家興校官。廣書院。爲學者之地。可謂至矣。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天下治矣。繼自今以後。教者以師道自持。學者以善人自期。將見真儒之效。施於朝廷。四方未有紀極。如是則書院之修。豈徒侈專祠。示觀美而已。玄扈年侍先君子職教是邦。讀書濂塾之側。追思昔賢來游來歌之地。又因吳侯之請。輒以舊所聞於家庭者。附著於斯。

焉。吳侯肯字堂，以教官入流，選爲憲掾，進行省歷代昌南
海兩縣尹，皆有善績，爲政廉明，且知大體，是役也，達魯花
赤塔海大中同知虎都魯實綱維之，其贊襄協恭，則經歷
李時知事李信也。至正七年，歐陽玄記。

道源書院記

葉盛

嗚呼！周先生之道，孔子之道也。斯道也，原於天命，具於人
心，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聖，無以行斯道於
時，以濟生民。非孔子之聖，無以明斯道於書，以救萬世。夫
天豈不欲斯道之常行於世，以爲生民無窮之幸哉！顧勢
則有不能耳。勢不恒，然而天之心則無時而不然。故孔子

既往千五百年之久，復有周先生者出，而斯道之傳不絕
而復續。使時君世主動，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之道爲之準則，爲帝爲王，迭爲進退，而斯世斯民，延頸想
望，至治之如古昔盛時，而不至於糜爛之極，蓋亦非偶然
之故矣。觀夫孔子之言，槩在六經，蔑以尙矣。而鄒孟氏者
聞而知之，自擬私淑，其爲言曰：性善曰義利，而前聖之道
爲愈明。周先生生乎孔孟絕學之後，乃以卑官辱寓南安。
當時有程珦氏，於其二子，獨能識先生而得師之，是爲河
南兩程先生。父子兄弟師友之間，淵源流派，耳聞目見，口
傳手授，而其爲書，則曰太極圖，曰通書，曰易傳，諸書發揮

周濂溪集 卷之十二
天人之蘊。開示學者身心用功之要。其推明前聖之道。爲益切。所謂天地不悖。鬼神無疑。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至於今人。知有孔氏。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的然如見。可舉而行。此天之愛生民。其心固如是。而必於孟子周程焉。屬之。詎不然歟。南安之有道源書院。肇於宋乾道乙酉。郭見義所創。三先生祠。自是以來。終宋迄元。其間嚮慕之事。如江丞相萬里輩。皆累有興復之盛。寢久而廢。國朝更爲大庾縣學。學有祠。後學革而復廢。景泰中。郡人雖有復祠之舉。未備也。成化紀元之初。南安知府桐城姚旭。大庾知縣吳郡夏璣。皆以進士而出。牧於

此。曰。吾徒先務。有如三先生。宜不得而緩者。乃相與捐俸。躬募。率得義士若干人。協力一心。重作道源書院於舊祠之後。榜其楣曰景行之堂。藏書其中。以待來學。前斲巨石。爲光風霽月亭。仍別爲一室。貯宋理皇親染賜額之碑。而又有周垣之固。重闕之嚴也。書來圖狀與俱。而囑記於盛。且曰。故縣學弟子員。併入南安學。密邇書院。尤願聞所以教諸生者。噫。盛愚何人。而敢有言於三先生者乎。雖然。三先生不作。又幾五百年矣。而其遺書不亡而存者。諸君子有不聞而誦習之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此固周先生之言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此程伯子之言。是亦叔子之言而已爾。士無志則已。苟志於道。必也終其身服膺乎三先生之言。以篤行乎三先生之道。庶幾有以副乎今日興復是舉之盛心。而為無負乎明盛之時爾。成化丁亥長至日。賜進士中議大夫贊治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崑山葉盛議。

祭文

孔文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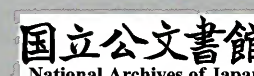
嗚呼。童蒙之歲。隨宦於洪。論父之執。賢莫如公。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公貳永州。嘗以旅見。公貌雖衰。不以憂患。主簿江西。公使於南。視公如得。豈進之貪。二十年間。再覲長者。雖云不屢。意則輸寫。廬山之麓。是日。

九江。皆非土人。來寓其邦。此願彼期。終為隣里。如何今歸。乃弔公子。嗚呼。公之平生。恥不名時。壅培浸灌。厥聞大馳。有文與學。又敏政事。絕今不比。伊傅自視。出其毫纖。以惠百城。千里之足。尋尺於征。民瘼已瘳。自病易州。謂宜復騁。遽掩一丘。公之於人。惇篤久長。有志無年。孰聞不傷。况如不肖。辱公知厚。通家之密。中外之舊。再拜墓下。矢哀以辭。情長韻短。續以漣瀍。

祝文

朱熹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八月己丑朔。二十有八日丙辰。朝散郎秘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主



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賜紫魚袋朱熹
謹遣學生廸功郎道州寧遠縣尉馮允中致祭於濂溪先
生周公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於皇道體沕穆無
窮義農既遠孔孟爲宗秦漢以還名崇實否文字所傳糟
粕而已大賢起之千載一逢兩程之緒自我周翁清瀟之
原有嚴貌像欲覲無因徒有悵望吏以毀告悶然於衷出
金少府往佐其攻爰俾諸生敬陳一醑先生臨之有赫無
昧尙饗

奉安濂溪先生祠文

朱熹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於天上繼孔顏下啟程氏使當世

學者得見聖賢於千載之上如聞其聲如睹其容授受服
行措諸事業傳諸永久而不失其正其功烈之盛蓋自孟
氏以來未始有也熹欽誦遺編獲啟蒙吝茲焉試郡又得
嗣守條教於百有二十餘年之後是用式嚴貌像作廟學
宮并以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配神從享惟先生
之靈實鑒臨之謹告

到任謁祠祝文

趙崇憲

奉天子命來守此邦。庀職之初。拜謁祠下。敬惟先生道德
之懿。百世師仰。崇憲晚學。嘗誦遺言。比宰南昌。實先生昔
年弦歌之地。今又來官於濂溪之故里。遺風餘烈。凜然如

在方將尊其所聞。施於有政。惟先生尚鑒臨之。

濂溪書院成開講祝文

二月八日

趙崇憲

孔孟既歿。天其將喪斯文乎。斯文之未喪。則我先生發揮講明之功也。廬阜之麓。濂溪之湄。先生之書堂存焉。像塑僅設。室宇湫隘。無以興起士心。先生之道。殆猶鬱而未宣也。崇憲奉天子訓辭。來守此邦。用敢度其堂宇之左偏。廣築爲學舍二十六區。蓋將選邦人之俊秀者。朝斯夕斯。以茂明先生之業。惟先生陰惠我多士。相協厥居。克昌斯文。豈惟予末學丕遂。後志異時。人材輩出。將越我國家萬年。實嘉賴之。

辭廟祝文

趙崇憲

竊惟先生道闡不傳之秘。以惠後學。數十年間。士習卑陋。罕能發揮講明。推之於用。而鑽研六經之疏義。尋繹百氏之訓詁。方且從事詞章。以釣名第。根柢不立。隨試輒敗。先生之學。殆幾乎廢矣。崇憲奉天子訓辭。來守是邦。用敢廣先生之居。以招徠庶士。明先生之教。以正救末習。先生之道。庶幾復興。非特曰爲士者之幸。是亦先生之意也。崇憲誤將使指。駕言徂征。於其戒行。敢舉以告。

謁祠祝文

漕使楊楫

孔孟之學。或幾乎熄。粵惟先生。金玉其質。闡微闡幽。圖之

太極載圖河洛義愈昭晰。至今斯文炯如皎日。推厥端緒。惟先生力。楫假道江濱。獲覩遺跡。高山景行。服之無斃。薄酒三奠。聊伸悃悃。

到任謁祠祝文

癸酉五月二十七日

徐邦憲

先生道闡不傳之秘。學明有用之實。高風幽韻。師表百世。天下之士。相與講切。以成德美行者。先生之賜也。邦憲蒞事云始。毋敢不敬。謹涓日吉。祇款祠下。尙冀有靈。實昭鑒之。

謁祠祝文

王漑

維宋淳熙十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戊戌朔十六日癸丑

奉議郎權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借紫王漑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濂溪先生之祠。曰。孔孟既遠。道蝕專門。天佑後人。未喪斯文。先生挺生。闡示道原。吐辭立象。統接典墳。濂溪之堂。公之河汾。漑幸假守。敬慕清芬。首瞻睟容。卽之若溫。流風餘訓。得於見聞。治已治人。遵用格言。陽德旣升。君子道尊。躬率諸生。來薦蘋蘩。風誼用勸。習俗以敦。春秋主祀。敢諉諸孫。庶幾遺教。千載猶存。

濂溪書院上梁文

郡齋士作

伏以道待人而後行。當明正統。黨有庠而孫業。宜在西郊。侈輪奐之鼎新。覺宮室之益壯。用涓吉日。肇舉修梁。洪惟

我宋文明之朝。實生濂溪賢哲之士。不由師授。探先天太極之精微。得自心傳。蘊霽月光風之氣象。弗除庭草。獨愛池蓮。明道得師。有吾與點也之意。伊川苦卓。猶子曰參乎之時。對羌君之名山。存先生之舊址。祠堂雖有。書院未興。幸逢粉省之望。郎來作碧油之賢牧。主盟吾道。知化民成俗之方。振起斯文。建親友隆師之地。垣墉作堵。匠石鳩工。堂備七尋。應許淵騫之在寢。牆高數仞。肯使韓莊之倚門。頓還洙泗之遺風。永作潯陽之勝事。上棟下宇。萬觀不日而成。春誦夏絃。更喜如雲之盛。好相兒郎之偉。同膺孺子之歌。

東 樓觀峩峩氣象雄。知是黌宮今剏始。暮春同誅舞

雩風。南 大學中庸要飽參。悠久誠明存至理。須知

太極自函三。西 性學淵源賴指迷。從此四方承學

士。道原正統屬濂溪。北 厦屋渠渠仍翼翼。來游衿

佩得師資。端自賢侯諄誨力。上 宮室廣居猶大壯。

吟風弄月誦通書。此樂元來無盡藏。下 負郭百間

新學舍。文風濟濟士彬彬。服我史君能教化。

伏願上梁之後。景行前哲。啟迪後人。詩書禮樂之克勤。孝弟忠信之是講。窮居里閭。悟正心誠意之端。達在朝廷。盡尊主庇民之業。無忘訓誨。永戴循良。

御書門屋上梁文

陳緯

伏以劍佩鏗鏘。萃見濂溪之學。門閭高大。益昭雲漢之章。非徒耀於衆觀。蓋欲彰於君賜。於皇聖世。丕闡斯文。在新安。則錫以紫陽之名。於南康。則賜以白鹿之扁。於以覺人心。而開天理。於以繼絕學。而興太平。矧我元公。最先諸老。得抽關啟鑰之妙。斥同門異戶之非。動而陽靜。而陰理明。闔闢及則賢過。則聖人識指。歸濯纓乎滄浦之濱。築堂于蓮峯之下。宛存舊址。獨欠高閔。幸逢皇上之右文。每瞻儒先之衛道。諫大夫爲天啟齒。庸新鳳翥之華。明師帥興學。厲賢。特侈鳩工之助。鼎新輪奐。觀改規模。御書揭而通書

有光。屋極建而太極竝立。巍巍乎宮牆數仞。洋洋乎宗廟百官。紫烟峯屹若在前。惟仁者靜。景星湖泓然居左。迺聖之清。物與思以俱新。地因人而越勝。愛蓮堂上。各求所學之精。翠草亭前。盡得其門而入。輒陳韻語。同舉修梁。

兒郎偉。拋梁東。龍章新渥爲元公。卜吉築虹得天助。

雲開晴日上簾櫳。西。考亭伊洛出濂溪。諸賢會得

圖書意。孰爲斯文不在茲。南。兩後前山覺勝藍。寒

鴈又成書塔字。行觀山色着青衫。北。入門傑閣雲

霄逼。靜中萬物倚欄看。生意周流滿三極。上。此香

一瓣誰飯嚮。鄉坡郡帥有功多。會使斯堂成大壯。下

朋來仰止如嵩華。入門志學便伊顏。盡為先生增道價。

伏願上梁之後。皇猷天廣。名教日尊。冠莪莪而闢門。屢杏香而滿戶。伊顏志學人皆入自得焉。堯舜君民誰能出不由此。

此段文字因墨迹模糊，內容難以辨認。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輯 受業諸子叅校

歷代褒典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

嘉定七年潼川轉運判官魏了翁疏曰。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惇頤嘗為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向方。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維念。是特惇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耳。蓋自周衰。孔孟歿。

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與歸。醇質者滯于佔畢訓詁。雋爽者溺于記覽詞章。言義理則流于清虛寂滅。論事功則驚于權謀智巧。誣民惑世。淪于肌髓。不可救藥。而惇頤獨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接造化之至贖。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于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蓋有不足于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于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于本朝。而超出百代。功用所係。治理所

關誠爲不小。特拘命秩。未舉節惠。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常請于朝。先爵程顥兄弟。使得從食于先聖先賢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錄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于學。皆不果行。如周惇頤。則又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掞之未及以爲言。則尤爲闕典也。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先將周惇頤。特美賜謚。其于表章誠非小補。惟陛下裁幸。疏入。下禮官討論。

嘉定九年。了翁再疏曰。臣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惇頤冒陳易名之請。又貼黃云。

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實宗周惇頤及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于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聖明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而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定表而出之庶有以風勵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其于崇化善俗之道無有急于此者疏入命禮部太常寺同共定議

太常丞臧格議曰大哉元乎在易爲乾德之首在春秋爲始年之法天下之理蓋未嘗無其初也古者大道修明人心純一聖賢之功固無自而見不幸而渙散殫殘

之餘有能復振遺響俾絕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固有元之義焉叅之大易春秋之說又寧有異旨哉自孟氏沒異端滋熾重以專門于漢清譚于晉至唐則文藝益工展轉沉錮以迄五季之陋幾于蠹蝕不存矣宋興鉅公名人鳥奕後先其聞道亦不爲淺大槩更相推激終不離乎文字議論之末而挈提宗旨主張是道以淑諸人有濂溪先生焉學問淵懿超然自得特出于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書所以闡是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如是可以按二氣五行之運如是可以見中

正仁義之本。如是可以識神物動靜之別。語其槩則廣大高深。究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其有功于斯世也。蓋嘗澁撥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先天得之龍紀。其說近于迂誕而無考。又云其圖實出于穆修。修之傳出于陳搏。搏老子之學也。烏能統盟斯道。要之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嘯。濟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于荒忽。循守者不淪于滯固。私意小智。何所

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如密雲宿霧。有日斯赫。如斷港絕潢。有泉斯湧。其功用豈不偉哉。近世朱文公熹。張宣公栻。呂成公祖謙。尊敬斯學。或列之篇端。或記于書後。或雜于註釋之詳。或嚴于問答之確。先生之名。蓋廣大光明于時矣。謹按謚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通有元。脈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明聖道者。必自濂溪始。

吏部考功郎中樓觀復議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言元



者謂其肇于此者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
爲元。及觀河汾王通嘗遊孔子之廟而歌曰。大哉乎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
與太極合德。蓋嘗三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于晚周。果何與
乎太極哉。春秋之際。三綱淪。九法斁。邪誕妖異之說競
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汙濁。理學亦幾乎息矣。夫
子出而開天理。明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乾坤之再
造。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闢夫子
所謂合德者于剝蝕之餘。謚之以元。不亦可乎。于是賜

謚曰元。

宋理宗淳祐元年詔從祀廟庭。尋追封汝南伯。

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以先生及二程張朱四先生
從祀。未行。至是乃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
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
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
表裡渾融。使大學中庸論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
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
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越三日。加封汝
南伯。

寶祐五年勅賜九江道源書院額

景定四年復賜道州濂溪書院額

道州守楊允恭援九江書院額請于朝上御書道州濂

溪書院六大字錫以璽書馳賜之

元仁宗延祐六年加封道國公

詔曰蓋聞孟軻既歿道失其傳孔子言湮人自爲說諒

斯文其未喪有真儒之間生濂溪周惇頤稟元氣之至

精紹絕學于獨得圖太極而妙幹萬化著通書而同歸

一誠俾聖學燦然復明其休功尚垂不泯朕守成繼體

貴德尊賢追念前修近稽彝典已崇廟庭之祀盍疏邦

國之封應有字樣加封道國公原本無之於戲霽月光風想清規之如

在玄衮赤芾翼寵命之斯承

明英宗正統元年詔修祠墓優卹子孫

景帝景泰七年詔取適孫冕世襲五經博士

武宗正德元年崇祀元公於九江書院

神宗萬曆二十三年以元公父諫議大夫輔成從祀啓聖

祠

先是嘉靖中詔以朱子之父松程子之父珦從祀啓聖

祠于是國子監學錄楊成章道州人請于永州府曰啓聖

一祠崇祀先聖厥考配以顏路曾點孔鯉孟孫氏從以

程珦朱松蔡元定誠曠古所無之規萬古不刊之典也。竊惟周子有宋大儒輔成者周子之父也。周子既從祀於孔庭。輔成亦當從祀於啟聖。何也。孟子大賢。有繼往開來之功。崇報者及其所生。是已然。孟子之去孔子。歷年非遠。其微言妙旨。猶得以私淑諸人也。自孟子歿。千四百年。昏若長夜。周子一旦奮自南服。不由師傳。默契道體。遂廓清而昭明之。論德數烈。當與孟氏齊而為一。卽崇及所生。而使輔成從孟氏之後。豈為過乎。夫道統之在近代。則誠周子濬其源也。程子者得其源而導其流也。朱子者得其源而揚其波也。蔡子者得其源而衍

其派也。學有源流。統有先後。導其流。揚其波。衍其派者。皆推崇其父矣。而濬其源者。獨不得推崇其父。無乃闕典。考之輔成。祥符八年登第。終賀州桂嶺令。所歷多善政。操守最孤高。雖未有著述。可匹元定。而貞履循蹟。方之程珦。實無軒輊。有子輿之嗣。無孟孫之饗。有程珦之賢。無伯淳之報。是於輔成似為稍抑。而所以隆禮周子者。猶有未盡也。成章皓首經生。恭覩聖明。考古定典。文教大張。故敢冒昧僭陳。如蒙准呈題奏。下之輿論。當必有以愚言為是者矣。

明年家孫博士周聯官。具呈于提學道俞士章。經巡撫

都御史郭維賢監察御史徐兆魁會題禮部尙書范謙等覆奏。於是以輔成從祀啓聖祠。

本朝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年議以適孫蓮充五經博士。

順治十年二月十九日。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李敬奏爲恭陳理學先賢始末。并查歷代往例。伏乞採擇舉行。以光聖治。事。臣伏案有宋大儒周惇頤。永州府之道州人也。學本立誠。功淡玉靜。上傳孔孟。下啓程朱。著有太極通書。至精至醇。極高極大。論其造詣。比于顏子。詳其仕止。甚合中庸。諸儒之所依歸。列后之所仰止。宋嘉定十

三年。從魏了翁之請。臧格之議。賜謚元公。淳祐元年。追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寶祐五年。勅賜道源書院額。景定四年。再賜御書。元延祐六年。追封道國公。明正統元年。褒修祠墓。優卹後裔。景泰六年。詔取嫡長子孫一人來京。世襲五經博士。正德中。欽賜九江崇祀。萬曆二十三年。以父周輔成從祀啓聖祠。蓋先賢之學如此。歷代之例如此。備載濂溪志。可考。惟我皇上開基立極。重道崇儒。而俎豆未新。松楸如故。良由地方初定。表章無人。臣少述斯文。長官斯土。其于先賢故里。義備灑掃之役。幸值

皇清通志卷一百一十三
皇上臨雍大典。聖脉重光。所有惇頤諸書。宜付史館校訂。頒布學宮。譬如日月照幽。江河潤物。切關世教。豈可名言。臣前于順治九年三月。巡歷永州。恭行該道府州。查取前朝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周汝忠所生嫡男周蓮。甘結存案。以備收錄。仍飭該屬官員。照全書以禮致祭。外。卽欲繕疏具題。因賊隔暫止。今王師南征。永道開復。臣雖處干戈擾攘之中。而師法闡明。未敢少懈。相應據實。亟請。順治十年二月十九日題。三月十七日奉旨。該部議奏。

禮部題覆。臣等議得。湖南巡按李敬疏稱。周惇頤嫡派子孫。曾于景泰七年。准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臣部無案。可查。難以懸議。伏乞勅下臣部。咨都察院。行該省巡按御史。具查嫡派子孫。果有世襲五經博士印信。割付。取具各官保結。起送臣部。酌議具題。至于惇頤所著太極通書。明朝已編刻性理大全書內。通行天下。無容再議。順治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奉

旨。依議行。
今上康熙十九年。復議取適孫嘉耀充五經博士。
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姚締

虞題爲

聖心重道方殷先賢表章未盡亟請勅議以昭盛治之曠
典事臣按道學之傳孟子而後荀揚之徒不精不詳迄
乎五季昏昧已極宋儒道州周惇頤出直接孔孟之真
傳太極圖說闡河洛之精微易理通書闢天人之秘蘊
潛修默契闡極而章洛人程珦遣二子顥頤受學焉皆
能倡明道學以大發有宋一代之盛故朱熹之序惇頤
曰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源蓋自先生發之也可謂不
忘所自矣臣又考宋嘉定十三年謚惇頤爲元公其詞
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

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
之後明聖道必自濂溪始淳祐元年追封汝南伯元延
祐六年加封道國公明正統元年葺理濂溪祠墓優免
子孫差役景泰六年查道州周惇頤嫡長子孫一人周
冕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撥給墓田至明季而遂失
其傳矣竊惟宋世有惇頤然後有程朱今二氏世襲勿
替而惇頤子孫淪落祠地荒蕪揆之典章不無掛漏幸
逢我

皇上崇儒重道理學修明臣請

勅廷臣集議詳考惇頤當理學絕續之際啓程朱道脉之

傳。卽行楚撫查其子孫果否曾授五經博士。待賜洪恩酌加卹錄。不惟慰先儒于地下。亦可以勵百世之人心矣。本年三月十四日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禮部等衙門會議得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姚締虞疏稱宋儒道州周惇頤直接孟氏之傳太極圖說闡河洛之精微易理通書闡天人之秘蘊洛人程珦遣二子顥頤受業皆倡明道學以太發有宋一代之盛故朱熹之序惇頤曰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源蓋自先生發之也宋淳祐元年追封汝南伯元延祐六年加封道國公明正

統元年葺理惇頤祠墓優免于孫差役景泰六年查道州周惇頤嫡長子孫一人周冕授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撥給墓田至明末而遂失其傳矣切念先儒惇頤子孫淪落祠地荒圯揆之典章不無掛漏幸逢我

皇上崇儒重道理學修明請勅廷臣集議特賜洪恩酌加優錄不惟慰先儒于地下亦可以勵萬世之人心等語查順治十二年禮部題明將朱文公十五代嫡孫朱邦相之子朱煌承襲博士又查康熙九年據河南巡撫郎廷相題請宋儒程顥程頤之後裔程宗昌程延祀准襲五經博士各在案周惇頤上接孔孟下啓程

朱其後裔亦應照程朱之例准給博士之職以彰

皇上闡明理學之盛典俟

命下之日行文該撫詳查周惇頤嫡派并取周氏宗譜一

併移送到日由禮部查明應授之人具題准給世襲

博士可也

康熙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題四月初二日奉

旨依議

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布政使司奉巡撫都察院

丁思孔行司轉府仰州行學查明周惇頤嫡派應授世

襲五經博士之人取具印結及周氏宗譜作速詳賚以

憑移送禮部具題毋得遲違等因據道州儒學署印

訓導石國綸查得應襲博士周蓮年力衰邁不堪策勵

有周蓮之長子生員周嘉耀委係濂溪嫡派後裔並非

假冒傍枝應授世襲並宗譜印結申賚等因呈州六月

初二日道州申府轉詳布政使司申巡撫都察院咨部

候

題

